








## 清華簡〈祝辭〉非典型楚文字構形考察<sup>\*</sup>

龐壯城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 摘 要

本文針對清華簡〈祝辭〉的幾個字形進行研究，透過蒐羅、比對金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認為簡文中「彭」、「發」、「𠂔」、「爲」等字並非典型的楚系文字，其構形可能源於較早的文字，且部分構形與秦漢文字類似。例如：一、簡1「彭」字作，其左半中間作「田」形，與楚文字之「𠂔」寫法不同。二、簡1「發」字作，與楚文字之「發」字不同，反而與（《工獻大子劍》）較近，只是省略「弓」旁，且仍从較有古意的「攴」旁。三、簡3「𠂔」字作字形與小篆相同，與楚文字「𠂔」字不同，反而近於秦文字。四、簡3「爲」字作，與楚文字「爲」字不同，僅存「爪」旁及「象鼻」之部分，此種寫法近於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銀雀山漢簡之「爲」字，傳抄古文字（《集篆古文韻海》）、（《古文四聲韻》）二字可能皆由此承襲而來。由此可推測〈祝辭〉的文本或許有較為古老的根據，也可能影響到秦漢數術文獻的用字習慣。

**關鍵詞：**清華簡〈祝辭〉、彭、發、𠂔、爲、楚系文字

<sup>\*</sup> 本文為二〇一九年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西漢初期數術類簡帛詞語整理與研究（FJ2019C061）」中期成果。

# **A research about atypical Chu word characters Of *Ju Tsz* of Q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Pang Chuang-cheng

(Fuzho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tractate focuses on fours Chu word characters “彭” “發” “𠂔” and “爲” from *Ju Tsz* of Tsinghua Bamboo Strips, basing on Bronze Inscriptions, words from Warring States to Chin and Han Dynasty, we consider that the four word characters are atypical Chu word characters, perhaps they originated from the old word characters and those words are approximative to the words of Chin and Han Dynasty .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trips, *Ju Tsz*, Chu word characters

## 一 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自出版以來一直為學界所注目，也是近年來戰國文字的熱點之一，相關研究如文字考釋、文獻釋讀，甚至簡文形制所在多有。關於各篇的文字風格探究，自〈保訓〉一篇公布後儼然成為一項熱門議題，不過對其文字之國別判定仍莫衷一是<sup>1</sup>。清華貳〈繫年〉出版，則有研究者針對是否為楚系文字進行討論，或者認為該篇就是屬於早期的楚國文獻<sup>2</sup>。也有研究者指出清華肆〈筮法〉的部分字形帶有齊系、三晉文字的風格<sup>3</sup>。清華伍〈厚父〉、清華六〈子產〉則被認為是帶有三晉文字風格的抄本，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厚父〉原本就是以晉系文字書寫<sup>4</sup>，〈子產〉一篇則與鄭國有關係<sup>5</sup>。綜上所

<sup>1</sup> 「公子小白」指出〈保訓〉的文字與傳抄古文相同。「子居」則認為該篇屬齊魯系文字。王連成則認為屬燕系文字。「雨無正」認為具傳抄古文、齊魯系文字之特點。程浩則認為屬三晉文字。馮勝君則進一步指出是「具有齊魯地區特徵的楚文字抄本」。李均明則認為是受秦、晉兩系文字影響較多。參公子小白：〈發一份清晰的〈保訓〉圖片並談簡文與傳抄古文的關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09年7月7日。子居：〈清華簡〈保訓〉解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09年7月8日。王連成：〈清華簡〈保訓〉釋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0年4月26日。雨無正：〈論〈保訓〉簡可能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09年7月12日。程浩：〈清華簡〈保訓〉源自三晉文獻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1年4月21日。馮勝君：〈論清華簡〈保訓〉篇書法風格與三體石經的關係〉，《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92-98。李均明：〈清華簡首集簡冊文本解析〉，《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373-383。為方便排版，本文所引網路論文之網址請見參考書目。

<sup>2</sup> 「子居」認為〈繫年〉所記載時代較早之篇章，並非源於楚系文字。李守奎、肖攀則認為該篇雖然有非楚文字的現象，但整體而言還是以楚文字為主。郭永秉認為〈繫年〉屬於早期的文本，所以保存了較早的楚文字，所謂與三晉文字相同的部分，其是就是楚文字本身故有的寫法，只是後來失落少用而已。參子居：〈清華簡〈繫年〉1-4章解析〉，孔子2000網，發布日期：2012年1月6日。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0月），頁294-300。郭永秉：〈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兼從文字形體角度看戰國楚文字區域性特徵形成的複雜過程〉，《文史》2016年第3期，頁5-42。

<sup>3</sup> 「長沙傳」認為〈筮法〉中的「病」字與齊系文字相近；劉雲則認為該篇雖是楚文字，但其中的「是」字則具有齊系文字的特徵。孫合肥認為簡文中的「夏」字見於三晉文字。裘錫圭、李守奎則各別舉「夕」、「返」、「祖」與「卒」、「復」、「夏」諸字，認為〈筮法〉受到三晉文字的影響。孫亞雯則認為以〈筮法〉「病」、「是」二字之構形，不足以作為其屬齊系文字的證據，其關係可能與三晉文字更為密切。參長沙傳：〈〈筮法〉文字識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4年1月9日。劉雲：〈釋清華簡〈筮法〉中的「正」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4年1月21日。孫合肥：〈清華簡〈筮法〉札記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4年1月25日。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223-224。李守奎：〈清華簡〈筮法〉文字與文本特點略說〉，李守奎：《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0月），頁335-345。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頁133。

<sup>4</sup> 趙平安列舉〈厚父〉篇中的十五個例字，認為該篇受到三晉文字的影響，其底本很有可能就是以晉系文字抄寫。華東師大出土文獻讀書會、宋亞雯又補充了相關字形的討論。參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

述，學者多半將清華簡的各篇章的文字國別問題，歸結於三晉或齊魯文字，清華叁〈祝辭〉也不例外。

由於清華叁〈祝辭〉與〈良臣〉同抄於一篇，故學者多根據〈良臣〉的文字風格，來判斷〈祝辭〉一篇的文字風格。如原整理者已根據〈良臣〉的字形，認為該篇「簡上文字有的屬於三晉一系寫法」<sup>6</sup>；劉剛則認為〈良臣〉是「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sup>7</sup>；李守奎則認為：「（清華簡）有些篇目三晉特點十分突出，例如〈良臣〉，無論從文字構形還是書寫風格上，都可以說是三晉文本」<sup>8</sup>、「像〈良臣〉、〈祝辭〉基本上就是三晉文字，稱其為『楚文字』十分勉強」<sup>9</sup>。然而上述研究並未徹底地分析〈祝辭〉的文字構形<sup>10</sup>，對簡文的理解也不如〈良臣〉全面，由此作出的結論，其合適性仍需加以判斷。可見〈祝辭〉的文字究竟屬於何種風格，仍然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祝辭〉收錄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與〈良臣〉原由同一書手寫於一編相連的竹簡上，但性質不同，故整理者將兩篇分開<sup>11</sup>。〈祝辭〉為禱詞，為「行川渡水」、「救火」與「射箭」時所用的咒語、咒辭，與出土文獻可見的「卜筮祭禱」簡以及《禮記》、《儀禮》收錄的祝禱詞，在內容、形式，甚至用途都不同。該篇出版後，除原整理者對簡文作完整的字形隸定及詞語考釋外，黃傑、高一致、王寧等研究者則先後對部分詞語提出看法，對理解文義有一定幫助<sup>12</sup>。不過有關〈祝辭〉的文字構形仍較少討論，部分文字的構形與常

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305。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工作室：〈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書後（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5年4月12日。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頁133-134。

<sup>5</sup> 〈子產〉的原整理者認為該篇的「諄（信）」字是標準的三晉文字寫法，抄手可能與鄭國有關。趙平安則認為本篇文字具有強烈的晉系文字風格。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4月），頁136。趙平安：〈〈清華簡（陸）〉文字補釋（六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網，2016年4月16日。

<sup>6</sup>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156。

<sup>7</sup> 參劉剛：〈清華叁〈良臣〉為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中國文字學報》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7月），頁99-107。

<sup>8</sup> 參李守奎：〈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繫年》性質初探〉，李守奎：《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頁109。

<sup>9</sup> 參李守奎、尚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頁294。

<sup>10</sup> 張晶穎舉〈祝辭〉的「既」、「𠂔」二字為例，認為兩字的構形具有明顯的三晉文字風格。宋亞雯則認為「𠂔」的例字過少，不易判斷是否為三晉風格之文字。參張晶穎：《〈清華簡〉新見文字現象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5月），頁204。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頁88-89。

<sup>11</sup>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頁156。

<sup>12</sup> 參黃傑：〈初讀清華簡（叁）〈良臣〉、〈祝辭〉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高一致、余朝婷：〈讀清華簡（叁）〈祝辭〉淺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














見楚文字，甚至與清華簡基本相異，以下針對〈祝辭〉中的這幾個構形較為特殊的「彭」、「發」、「𣎵」、「爲」四字進行探究。

## 二 「彭」字

「彭」字見於簡1「司湍彭=（彭彭）」，字形作：



簡文「司湍」即水神，楚系簡帛中常見以「司某」為名之神祇，通常「某」即為此神掌管之事項，如新蔡葛陵簡有「司命」掌管壽命，「司禍」掌管禍福，「司折」掌管夭折，司侵掌管侵祥等等<sup>13</sup>。「彭=」，原整理者讀為「滂滂」，形容水，不確。高一致、余朝婷認為讀如本字即可，「彭彭」有「壯盛」之義，用以形容水神，如《詩經·魯頌·駟》「有有黃，以車彭彭」，毛《傳》云：「彭彭有力有容也。」可從。「司湍彭=（彭彭）」即形容水神之威能。

楚簡中的「彭」字一般寫作：（新蔡甲一簡25）、（上博簡〈彭祖〉簡1）、（上博簡〈彭祖〉簡7），從「豆」從「彡」，只是表鼓之初文的「豆」旁中間多了一橫，訛變成「日」。此種在「豆」旁中間添加飾筆的起源甚早，可見於賓組卜辭，如：（《合集》9260）、（《合集》9650），不過同期卜辭中也有未添加飾筆的字形，如：（《合集》19407）、（《合集》19502）、（《合補》1258）。「豆」字及從「豆」諸字也有類似的變化<sup>14</sup>。金文的「鼓」字也常添加飾筆，如：（《鄂君啟舟節》），甚至兩種字形同見一器如：、二字同見於《珣方鼎》；、二字同見於《彭女彝冉殷》，而二器的年代為西周早期，足見在西周時期「豆」的兩種字形皆已出現<sup>15</sup>。此種「豆」旁


2013年4月6日。王寧：〈清華簡三〈祝辭〉中的「句茲」〉，國學復興網，發布日期：2014年1月20日。王寧：〈清華簡三〈祝辭〉「亢亢」、「堂堂」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5年9月16日。以下說明〈祝辭〉時所引各家意見均出於此，不再加註。

<sup>13</sup> 參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頁101-114。





<sup>14</sup> 參劉釗等編纂：《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頁300-301。

<sup>15</sup> 《金文編》所收「豆」、「喜」、「討」、「彭」、「嘉」、「鼓」諸字所從之「豆」旁仍多未加飾筆，可見金文中仍是「豆」字為主流。參容庚編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頁327-329。

中間添加飾筆訛變成「日」之現象普遍見於六國文字，如《齊文字編》、《齊魯文字編》與《三晉文字編》所收的「𣎵」、「喜」、「嘉」、「鼓」、「彭」等字<sup>16</sup>，楚文字的「彭」字幾乎都寫作此形：

字形				
出處	新蔡甲三簡41	新蔡甲三簡204	包山文書簡54	包山文書簡56
字形				
出處	包山文書簡133	包山文書簡163	上博簡〈王居〉簡8	

金文中已有添加「口」旁的彭字（上舉包山文書簡133之字例則是將「口」旁省為橫筆），故「彭」、「喜」二字常有混淆之情況<sup>17</sup>。不過無論是「彭」字或「喜」字，所从「𣎵」旁亦多添加飾筆。但此種添加飾筆的「𣎵」字幾乎不見於秦文字中，以「彭」字為例<sup>18</sup>：

字形				
出處	《秦印編》 87：彭城丞印	《秦印編》 87：彭里	《秦印編》 87：彭祖	《封泥印》 142：彭城丞印

<sup>16</sup> 參孫剛編纂：《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頁125。張振謙編纂：《齊魯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3月），頁662-668。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12月），頁285-293。

<sup>17</sup> 李守奎曾提出區別彭、喜二字之方式，在於「彡」旁之有無；不過高佑仁認為以「彡」之有作為區分「喜」、「彭」之判準，仍有部分的侷限性。在出土文獻中，「喜」字的「𣎵」常類化作「彭」，而「彭」字的「𣎵」也常類化作「喜」。參李守奎：〈釋包山楚簡中的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25-31。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成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頁56-60。




<sup>18</sup> 參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4月），頁763-767。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39-140。

字形				
出處	《封泥印》 143：彭陽丞印	《集證》 163．483：王彭祖	《集證》 175．625：彭祖	嶽麓簡 〈占夢書〉簡44

嶽麓簡「彭」字的圖版十分模糊，但從上舉秦印諸「彭」字看，大概也是未加飾筆的「𣎵」字。又如其他从「𣎵」之字：




字形				
出處	《秦印編》87： 吳豆	《秦印編》87： 豆贏	睡虎地簡〈日書〉 甲簡105正： 𣎵（樹）	《秦印編》87： 嬰𣎵
字形				
出處	關沮牘背1：嘉	《秦印編》88： 枚嘉	睡虎地簡〈日書〉 乙簡202：熹（禧）	睡虎地簡 〈日書〉甲簡32 背：鼓

字例甚多，茲不贅舉。秦文字與六國文字从「𣎵」之字的寫法有差，所見「𣎵」旁幾乎無飾筆，「彭」、「喜」二字之區分也極為清楚，「彭」字皆从「彡」。

〈祝辭〉「彭」字作，所从「𣎵」旁中間由橫筆變化為「十」，由「日」訛變為「田」，右半部所从「彡」旁亦多了兩筆較短的飾筆（或者也可看成「彡」字的重複書寫），整體構形與楚文字中習見的「彭」字極為不同，應可隸定為「彭」字。近出的清華簡〈禱辭〉之「彭」字，字形作，其「彡」旁似乎已有訛混為「水」旁（）的現象，且重複書寫，不同於一般楚系寫法。

古文字中「日」旁與「田」旁常常相混<sup>19</sup>，「彭」字所从「𣎵」旁在楚文字中幾乎都寫成「日」，進一步改寫為「田」旁並不奇怪。上博簡〈陳公治兵〉簡

<sup>19</sup> 參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頁337。

2  一詞，原整理者隸為「英寞」<sup>20</sup>，高佑仁改隸為「莆寞〈窳〉」，讀為「蒲騷」<sup>21</sup>，此即「田」、「日」相訛混的現象。不過莫、窳（募）相混的尚可見於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其簡1「窳」字作，簡3「窳」字作，原整理者皆隸為「寞」<sup>22</sup>，何有祖改隸為「窳」<sup>23</sup>。陳劍認為字形下半从「井」，為「窳」字繁體<sup>24</sup>。「莫」與「窳（募）」相混的原因在於，若省略「窳（募）」字所从的「鬼」旁下方的「人形」或「冂形」，剩餘的「田」旁便容易與「莫」字所从的「日」旁訛混，如〈平王與王子木〉之「窳」字，若將「人形」或「冂形」視為下方「艸」旁的筆畫，也會形成从「田」的「莫」字。

「莫」、「窳（募）」相混的現象，正如〈祝辭〉「彭」字與一般「彭」字的關係。〈祝辭〉的「彭」應該也是在原先寫作日旁的「𣎵」字基礎上，進一步訛寫為从田的「𣎵」字。這種將「𣎵」旁之「日」訛混成「田」的現象，雖非楚文字的正常形態，但於清華簡中尚有類似的例字：

字形			
出處	〈筮法〉簡58	〈鄭文公問太伯〉乙簡5	〈子產〉簡27

清華簡中从「𣎵」之字並不多，而上揭字形所从「𣎵」旁皆寫成「田」旁，與〈祝辭〉「彭（彭）」字相同。〈筮法〉的「𣎵」字，原整理者假借為「鼓」<sup>25</sup>，只是目前所見的「𣎵」或「鼓」字皆無寫成「田」旁的形態<sup>26</sup>。〈子產〉的

<sup>20</sup> 參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71。


<sup>21</sup> 參高佑仁：〈《上博九》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1月8日。

<sup>22</sup> 參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頁270。

<sup>23</sup> 參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7年7月9日。

<sup>24</sup> 參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52。

<sup>25</sup>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頁120。

<sup>26</sup> 郭店簡〈老子丙〉簡12「」字，原整理者釋為「喜」讀為「矣」。裘按：「簡文似以『𣎵』為『喜』。」「喜」字从「𣎵」，故裘按可從。只是書手將「𣎵」旁中間寫成「日」旁，導致形體「𣎵」與常見的「𣎵」字不同。古文字中的「日」、「目」在用作偏旁時，也多有訛混的現象。參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22。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頁339。



「𩚑」字，原整理者假借為「𩚑」字<sup>27</sup>。〈鄭文公問太伯〉乙的「𩚑」字，原整理者假借為「𩚑」字，同字見於〈鄭文公問太伯〉甲則寫作𩚑，其「𩚑」旁則為常見之字形，〈鄭文公問太伯〉之原整理者認為甲、乙兩篇內容基本相同，為同一書手根據兩個不同底本進行抄寫<sup>28</sup>，則「𩚑」字的兩種不同寫法，可以歸結為不同底本的文字使用現象<sup>29</sup>。

戰國文字从「𩚑」之字添加飾筆，將「口」旁寫作「日」旁的現象，反映了甲骨文、西周金文以來「𩚑」字兩種形體的文字特色；而正統的「𩚑」字，則保留於秦系文字之中，影響到漢代的隸書、小篆字形。而楚文字中「日」與「田」、「日」與「目」的訛混現象多見，但「𩚑」旁寫作「田」的現象卻只見於清華簡，十分特殊，這種非典型楚文字構形，可能反映這幾篇的書手或底本的國別問題。而〈良臣〉之原整理者認為該篇文字有三晉風格，且內容凸出「子產」事蹟，故作者可能與鄭國有關。若此說可從，則書於同篇的〈祝辭〉有類似〈子產〉、〈鄭文公問太伯〉的文字構形，亦屬合理。

### 三 「發」字

「發」字見於簡1「句（苟）茲某也發陽（揚）」，字形作：



「句（苟）茲某也發陽（揚）」屬於祝禱詞的一部分。「句」，原整理者讀「侯」，用為句首助詞。高一致、余朝婷引楊樹達說法，認為讀「苟」，用作命令副詞，可從。「苟」从「句」，兩者可以通假，「苟」字，楊樹達認為有「尚」義，多於禱神陳述希望時用之，如《左傳·襄公十八年》「苟捷有功，毋作神羞」，或如《墨子·耕助》「苟使我和」、「苟使我皆視」。其說可從。「茲」字常表「更加」、「愈加」的意思，如《漢書·五行志》「賦斂茲眾，而百姓屈竭」<sup>30</sup>，顏《注》：「茲，益也。」用作「增益」的「茲」字，也可通「滋」，如馬王堆帛

<sup>27</sup>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138。

<sup>28</sup>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118。

<sup>29</sup>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書手在抄寫乙本的「𩚑」字時，受到「𩚑」旁的影響，故將「𩚑」字中間寫成「田」旁，屬於字形內的類化現象。

<sup>30</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1505。

書〈老子甲本·德經〉「邦家茲昏」<sup>31</sup>；《墨子·尚同》「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孫詒讓《閒詁》：「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sup>32</sup>「發揚」，原整理者從《禮記·樂記》以為「奮起」之義，但解說不詳。暮四郎（黃傑）認為是「手部動作」，為施行巫術時伴隨的動作。高一致、余朝婷以為即「發揚神威」，可從。「句（苟）茲某也發陽（揚）」是向水神祝禱求取保佑的文辭。

關於「發」字的構形，裘錫圭認為：

「𠂔」字加上「攴」旁以後，就不再畫出弓弦顫動之形，發射之意也已經能夠表明，因此就出現了把「𠂔」旁簡化為「弓」旁的「𠂔」字。後來，「𠂔」所从的「攴」又被加上「屮」旁而改造成聲旁「發」（發）。這樣，表意字「𠂔」就轉化成形聲字「發」了。最後這一步至遲在春秋時代已經完成，因為在春秋後期的工獻大子劍上，「發」字就已經寫作𠂔了。<sup>33</sup>

其認為「發」的演變過程是「𠂔→𠂔→發」。何琳儀認為：

（「發」字）金文作𠂔（《小臣鼎》）。从二屮，方為疊加聲符。屮、方均屬幫紐。戰國文字承襲甲骨文。楚系文字承襲金文。方旁省作𠂔、𠂔形；或加又旁，與攴旁義同。<sup>34</sup>

認為楚文字中「發」字的演變過程是「𠂔→𠂔」。根據新見的出土文獻，「發」字的構形演進其實略為複雜，可能不是單純地加注「屮」旁或簡化「𠂔」旁。

西周金文假借𠂔（𠂔）為「發」字，可知兩字讀音頗近。「𠂔」字从二「屮」，《說文·屮部》：「屮，讀若撥。」故三字讀音相近，「發」可以「𠂔」、「屮」為聲符。但從字形上看，「屮」、「𠂔」其實看不出「發射之意」，古文字中應當還有一個从「𠂔」，「𠂔」聲的字形，寫作「𠂔」（發），為「發」字最早的形聲字形。此字不見於甲、金文，卻正好見於清華叁〈芮良夫毖〉簡25，寫

<sup>31</sup> 參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肆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頁5。









<sup>32</sup>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頁78。

<sup>33</sup> 參裘錫圭：〈釋「勿」「發」〉，《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150。

<sup>34</sup> 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頁952。

作𢇛，从「𢇛」，「𢇛」聲，字形特殊，與楚文字中「發」字的常見形體不同。透過〈芮良夫咎〉𢇛字與〈祝辭〉𢇛字，可以說明「發」字的演變應是「𢇛→𢇛→𢇛→發／𢇛→發／發」。

楚文字中从「𢇛」聲的發字較為少見，多从「又」，「𢇛」聲，寫作：

字形				
出處	郭店簡 〈老子甲〉簡7	郭店簡 〈老子丙〉簡3	上博簡 〈東大王泊旱〉簡16	包山文書簡70
字形				
出處	包山文書簡85	包山文書簡125	包山卜筮祭禱簡225	包山喪葬牘1

上揭「發」字多都寫作「𢇛」<sup>35</sup>，部分形體還可以寫作「發」，如𢇛（包山文書簡80）、𢇛（包山文書簡150），此種字形是「𢇛」字的簡化。將「𢇛」旁簡省為單獨的「𢇛」旁<sup>36</sup>，然後保留中間的「𢇛、𢇛」（方），最後加上表意的「𢇛」旁，可以視為从「𢇛」（𢇛省）聲。視其為聲符簡化而非繁化的原因在於楚文字中所見的「發」字多从「𢇛」而非从「𢇛」，且「𢇛」旁的繁化，不用添加「方」旁，直接寫作「𢇛」字即可<sup>37</sup>。楚簡中就有直接以「𢇛」為「發／發」的例證<sup>38</sup>，如：𢇛（包山文書簡148）、𢇛（包山喪葬簡271）、𢇛（包山喪葬簡273）<sup>39</sup>，可見「發」字應該是由「𢇛」字改寫而成。包山文書簡143𢇛字，



<sup>35</sup> 部分「𢇛」（發）字的構形，其上半部二「止」旁最末橫筆皆有脫離之現象，如郭店〈老子甲〉簡7之例字，這種寫法變產生如上博〈東大王泊旱〉簡16、包山喪葬牘1之例字在「𢇛、𢇛」二形上端的橫筆，使所从「𢇛」旁訛混為「𢇛」。




<sup>36</sup> 若根據金文「發」字多从「𢇛」聲的現象，楚文字的「𢇛」字寫法，也可以說是「𢇛」聲的繁化。只是楚文字中目前所見的「發」字多从「𢇛」，而非从「𢇛」，將𢇛當成聲符簡化或許比較合理。






<sup>37</sup> 上古音中，「發」為非紐月部，「方」為非紐陽部，兩字聲為雙聲，韻為通轉，應可通假。




<sup>38</sup> 西周金文《小臣鼎》之𢇛字，就是假借為「發」字使用。



<sup>39</sup> 包山文書簡148之字，陳偉隸為「發」，用為人名；喪葬簡271、273之字，陳偉隸為「發」，用為物品名，可參看。參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頁56、120-121。





其右下从「止」不从「又」，應該就是書手在改寫字形下部的「址」時，將左下的「止」旁改為「弓」，卻疏忽了右下偏旁的改寫。何琳儀「戰國文字承襲甲骨文。楚系文字承襲金文。」一語，即反映了這種「𢇛→𢇛→發」的現象，只不過「發」、「發」二字不能直接解釋為从支（或从「又」），「𢇛」省聲；也不能解釋為从「𢇛」，「址」聲。因為在甲骨文「𢇛」字與楚文字「發」字之間，尚有一中間環節「𢇛」字。若據何琳儀說，則戰國文字、楚系文字的「發」字各有不同來源，但〈芮良夫咎〉字與〈祝辭〉字的出現，正好反映了裘錫圭所說，由甲骨文表意字「𢇛」轉化為形聲字的「發」字的轉變過程，是一個完整的變化。《小臣鼎》以「𢇛」字假借為「發」，足可說明「𢇛」字的存在並無問題，目前所見的發、𢇛、發、發等字應該都是在「𢇛」字的基礎上，進一步簡化而來。將「𢇛」字作為源頭，一方面可反映西周金文以「𢇛」為聲旁的用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發」字最初的表意形體就是寫作「𢇛」字，這種從「𢇛」、「支」而造的發字當屬於早期寫法。裘錫圭認為：

「發」字从「𢇛」的寫法晚於从「支」的寫法。上引甲骨文「發」字和工獻大子劍「發」字的「發」旁都不从「𢇛」。六國官印「發弩」之「發」通常假借「發」字，字作、等形，也不从「𢇛」。漢印「發」字或作，魯峻、衡方等碑「發」字皆从「支」，尚存古意。

「發」字从「𢇛」始見於秦系文字，如青川木牘（發）字。裘文所引字見於《璽彙》0115，字見於《璽彙》0116，皆為魏國璽印。又如《涑鄆戈》（戰國·魏）、《陳發戈》（戰國·齊），皆从「𢇛」，「址」（𠂔）聲<sup>40</sup>。這些从「支」的字形反映了甲骨文以來保留的「𢇛」字構形，部分春秋晚



<sup>40</sup> 齊系文字的「發」字變化較大，或將「支」旁改為「矢」，如《陳純釜》（戰國中期）；或將「址」（𠂔）旁訛寫為「畢」，如《璽彙》0153（此字訛「矢」旁為「夫」）、《璽彙》3485（此字亦改「支」旁為「矢」）。參張振謙編纂：《齊魯文字編》，頁1567。












期的金文也都將「發」寫作「𢇛」，如《簋叔之仲子平鐘》、（莒），而這類从「攴」的字，大多从「𣎵」得聲，而非从「𢇛」得聲（因其字形並未从「攴」、「攴」二形），其過程可以視為「𢇛→𣎵→𣎵（𣎵）」。<sup>41</sup>據此，〈祝辭〉𢇛字也應該視為从「攴」，「𣎵」（𣎵）聲，其中「攴」為「𢇛」的省略。

楚文字的「發」字寫作从「𣎵」聲，或从「𢇛」聲，或从「𢇛」省聲（𣎵）的多元現象，其實已見於春秋晚期的吳國金文。《攻吳王姑發邠之子劍》「發」字作，从「又」，「𢇛」聲，中間「攴」形的豎筆較長，因而與「又」旁相接；《攻吳王諸樊之子通劍》「發」字作，从「攴」，「𢇛」省聲（𣎵）。春秋晚期的《發孫𣎵鼎》「發」字作，亦為从「又」，「𢇛」聲，這些字形與楚文字「𢇛→𢇛／發」的關係十分密切，大概屬於晚起的字形（《攻吳王諸樊之子通劍》「發」字雖从「攴」，但其聲符从「𢇛」，應屬於較晚發展的字形）。裘文提及的《工𣎵大子劍》，其「發」字作，从「𢇛」，「𣎵」（𣎵）聲，應屬於早期的「發」字構形，而將此字形省去「弓」旁，便成為〈祝辭〉的𢇛字<sup>41</sup>。


綜上所論，可將甲骨文到戰國文字的各類「發」字構形演變呈現如下表：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楚文字
A:  (𢇛)	B:  (𢇛)		 、 			
《合集》 20238師組	《合集》 31144無名組		《簋叔之仲子平鐘》			

<sup>41</sup> 吳國金文中的「發」字尚見《攻吳王姑發諸樊戈》，字形作，拓本模糊，可能也是从「又」从「𢇛」省聲；《攻吳王姑發諸樊之弟劍》，字形作，銘文整飭，但下半部筆畫殘損，無法判斷是否从「又」，但其上所應為「𢇛」之省略，當可視為从「又」从「𢇛」省聲。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楚文字
		C:  (𨾏)				
		《小臣鼎》				包山文書簡 148
		D				 (𨾏)
						清華簡〈芮良夫毖〉簡 25
			E: 			
			《工𨾏大子劍》	《涑鄧戈》	《陳發戈》	清華簡 〈祝辭〉簡1
			F: 			
			《攻吳王諸樊之子通劍》			包山文書簡 150
			G: 			
			《發孫𨾏鼎》			上博簡〈柬大王泊旱〉 簡16



A 類字形為「發」的象形初文，B 類字形則在其上添加「攴」旁表意。C 類字形則是以「𨾏」字假借；D 類字形則是从「攴」，「𨾏」聲，為「發」的形聲初文。E 類字形則是將 D 類字形的「𨾏」省為「𠂔」；F 類將 D 類字形的「𨾏」省為「𠂔」，將「攴」省為「攴」或「又」（包山簡中从「攴」，「𨾏」省聲（𠂔）

的例字或可歸入此類，因其所从聲符相同，差別僅在「弓」旁之有無）：G 類字形將 D 類字形的「𢇛」省為「又」。清華簡〈治邦之道〉中又有从「升」旁的「發」字，字形作：，可以認為是在 G 類字形上發展而來的。

D、E、G 三類文字皆見於楚文字<sup>42</sup>，但 D 與 E 此種从「𢇛」或从「支」，具有「古意」的「發」字則為清華簡獨有，十分特殊，或許反映了〈祝辭〉是根據早期文本抄寫而來。







#### 四 「𡗗」字

「𡗗」字見於簡3、簡4、簡5，詞例皆為「𡗗（無）𡗗（愕）」，字形作：

字形			
出處	〈祝辭〉簡3	〈祝辭〉簡4	〈祝辭〉簡5

「𡗗」字，原整理者讀為「額」，「撫額」疑指引弓之手循額後拉。不過〈祝辭〉中弓箭的高度是「同以心」、「同以目」、「同以戡」，即與心、目、戡三者平齊，應該都是拉弓瞄準的動作，若引弓之手沿著「額頭」後拉，就會形成怪異的角度。因為額頭的高度明顯高於三者，若引弓之手過高，則箭矢便會朝向地面，而非平直往前。故「𡗗」，應讀為「愕」字，為驚訝、驚懼之意。《廣雅·釋詁一》：「愕，驚也。」<sup>43</sup>《戰國策·燕策三》：「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sup>44</sup>《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歐之。」<sup>45</sup>顏《注》：「愕，驚貌也。」是知「愕」有驚恐、驚懼、緊張的意思。簡文「𡗗（無）𡗗（愕）」，即指不要驚恐、緊張。在射箭的過程中，射箭者必須心情平靜，才能有好的成果。

「𡗗」字，《說文·𠔁部》：「𡗗，譁訟也。从𠔁，𠔁聲。」<sup>46</sup>許慎認為

<sup>42</sup> 假借「𡗗」字為「發」者，如清華簡〈保訓〉簡4、簡9，為太子發之名。从「又」，「𡗗」聲者，如清華簡〈程寤〉簡3、簡4，為太子發之名，或如〈湯在湯丘〉簡2，〈湯在啻門〉簡8，皆用作動詞「發出」。

<sup>43</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頁28。


<sup>44</sup> 諸祖耿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653。

<sup>45</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2024。

<sup>46</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10月），頁63。

「𠂔」字从多個口，故表示爭訟、喧嘩。研究者多認為「𠂔」、「𠂔」同字。高鴻縉認為「𠂔」為「喪」字分化；聞一多認為卜辭中桑、𠂔同形異義，《說文》「𠂔」从𠂔聲，為疑紐字，但同从𠂔聲的「朔」字則屬心紐字，與「桑」字為雙聲關係；而「𠂔」為魚韻，「桑」為陽韻，為對轉關係。戴家祥認為「𠂔」、「喪」兩字皆為「桑」之假借字<sup>47</sup>。甲、金文中的「𠂔／𠂔」字作：

字形				
出處	《合集》54 師組	《合集》7815 賓組	《合集》28997 無名組	《鄂侯盤》
字形				
出處	《鄂仲鼎》	《叔鄂父簋》	《禹鼎》	《鄂侯簋》
字形				
出處	《璽彙》035	包山文書簡76	上博簡 〈弟子問〉簡19	清華簡 〈楚居〉簡6


金文「𠂔／𠂔」字多用為地名、人名；包山文書簡用為地名；上博簡則用為形容詞。《鄂侯盤》與《鄂仲鼎》為西周早期器物，《叔鄂父簋》、《禹鼎》與《鄂侯簋》為西周晚期器物，時代越晚，其字形中逐漸呈現規範化的現象，平均分配四口的位置。何琳儀認為：「金文𠂔習見。𠂔形多已譌變。戰國文字承襲金文，音符𠂔作尚存古形；秦文字𠂔旁譌為干形，小篆又譌變為𠂔。典籍作𠂔、𠂔亦屬譌變。」<sup>48</sup>何琳儀反對桑（喪）、𠂔（𠂔）為假借分化之說法，故將



<sup>47</sup> 高鴻縉、聞一多、戴家祥說見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59-164。

<sup>48</sup> 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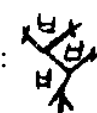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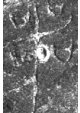





𦣻（噩）字理解為从𦣻，乇聲。

羅運環認為西周金文中的从四口的𦣻字（噩），其實就是鱷魚的本字，中間的，用以表示鱷魚本體，與萬、禹二字的演變方式相同。之所以从四口，則表示古人對鱷魚吼叫聲的印象十分深刻，故桑、喪、噩（𦣻）的來源判然有別<sup>49</sup>。

從字形上看，金文的「𦣻／噩」字中間所从的偏旁，已有不少變化，刪去旁枝的部分，保留主體，但此時的筆畫仍較彎曲，直到晚期金文、楚文字時才改寫為「」。此種變化類似前述「發」字聲符「𦣻」。剩餘的四口，便分配於「」的四周。季旭昇認為楚文字保留「𦣻」的寫法，成為「噩」字，秦文字則省為二「口」，加上木旁的訛混，即成為「𦣻」字<sup>50</sup>，〈祝辭〉之「𦣻」字即為此種形體。試比較其與秦文字中的「𦣻」字：

字形		
出處	清華簡 〈祝辭〉簡3	睡虎地秦簡 〈殘簡〉6

秦簡「𦣻」字屬殘簡，字義不明，但字形从「𦣻」从「干」；〈祝辭〉「𦣻」字从「𦣻」从「𦣻」，與上舉从𦣻之「𦣻／噩」字不同，可視為類似的變化，其過程可如下表示：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戰國文字	楚文字	秦文字、小篆
A: 		B: 				
《合集》 54師組	《合集》 7815賓組	《鄂侯盤》	《叔鄂父簋》	《璽彙》 035	上博簡 〈弟子問〉簡19	
		C				

<sup>49</sup> 參羅運環：〈甲骨文金文「鄂」字考辨——湖北省簡稱鄂字溯源〉，《古文字研究》第2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頁92-99。



<sup>50</sup> 參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9月），頁104。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戰國文字	楚文字	秦文字、 小篆
					清華簡 〈祝辭〉 簡3	《說文》 篆文
						D: 
						睡虎地秦 簡〈殘 簡〉簡6

A 類字形為「桑」字，是「喪」的初文。B 類字形則屬「𠂔／𠂔」的初文，經過規整化，便形成从「𠂔」的「𠂔／𠂔」字。C 類字形出現的時代目前無法判定，但應該是將 A 類字形省為从「𠂔」从「𠂔」，即〈祝辭〉的「𠂔」字，也就是小篆「𠂔（𠂔）」。<sup>51</sup> D 類字形則是將 C 類所从「𠂔」旁再省去下方兩撇，即成「干」形。有別楚文字一般的「𠂔／𠂔」字寫法<sup>51</sup>，〈祝辭〉的此種字形或許反映了其文本來源可能是依據較古老的底本抄寫而成。小篆的「𠂔」字，也不能單純看作是從秦文字演變而來，很有可能就是受到類似〈祝辭〉此字的影響<sup>52</sup>。

## 五 「爲」字

「爲」字見於簡3、簡4、簡5，詞例為「爲死」、「爲肉」，字形作：




字形		
出處	〈祝辭〉簡3	〈祝辭〉簡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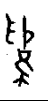










原整理者無釋。「爲」字即「取得」、「謀求」之義，如《孟子·盡心上》「雞鳴

<sup>51</sup> 羅運環認為「𠂔」、「𠂔」簡化為古隸書「𠂔」、「𠂔」與秦篆𠂔、𠂔大致發生在戰國秦朝之際。而从「𠂔」與从「于」的字形，是由「𠂔」字从「十」、「七」等形簡化而來。參羅運環：〈甲骨文金文「𠂔」字考辨——湖北省簡稱鄂字溯源〉，《古文字研究》第28輯，頁97。

<sup>52</sup> 關於「𠂔」字所从「𠂔」的問題，季旭昇指出《說文》小篆「𠂔」字構形近於秦文字，似乎有點奇怪。高佑仁曾撰文整理、分析「𠂔」字的構形問題，認為清華簡〈祝辭〉「𠂔」字、小篆「𠂔」字皆屬於三晉文字之寫法，此種文字構形在戰國時期有很高的影響力。參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45-146。高佑仁：〈「𠂔」字構形演變研究〉，《中正漢學研究》2013年第2期，頁19-54。

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sup>53</sup>，或如《荀子·王霸》「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為焉」<sup>54</sup>。簡文「為死」、「為肉」屬於射箭祝辭的一部分，與簡5「𠄎（將）𠄎（射）得（干）音（函）」相同，皆是向神明報告射箭之目標。

「為」字，羅振玉認為：「卜辭手牽象形作……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可從。甲骨文為字从「又」从「象」，如：（《合集》13623正）、（《合集》15184賓組）、（《合集》15184賓組），字形意義明確。但金文、戰國文字中的「為」字形體卻逐漸有所變化：

字形				
出處	《強伯甗》	《司寇良父壺》	《齊大宰歸父盤》	《趙孟介壺》
字形				
出處	《東周左師壺》	《陳喜壺》	《鄂君啟舟節》	《中山王兆域圖》
字形				
出處	《中山王響鼎》	《鑄客鼎》	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簡18	上博簡〈仲弓〉簡5

季旭昇認為：「戰國文字變化多端，大體保持爪形，而象形則變化省訛，不一而足。」<sup>55</sup> 甲骨卜辭「象」字所从「又」旁在金文、戰國文字時已寫成「爪」旁；而西周中期的《強伯甗》「為」字所从「象」旁上下斷裂，形成戰國文字、楚文字「象」字簡化的濫觴，晚期的《司寇良父壺》、春秋時期的《齊大宰歸父盤》、《趙孟介壺》「為」字皆保留了此種形體。戰國時期的《東周左師壺》、《陳喜壺》「為」字所从「象」旁已剩下「象鼻」之部分，並將下半部身體




<sup>53</sup>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頁914-915。





<sup>54</sup>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9月），頁211-212。





<sup>55</sup> 參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93-194。


省略為兩橫畫，已十分接近楚文字的「爲」字；中期的《鄂君啟節》、晚期的《鑄客鼎》「爲」字即楚文字「爲」字除去表象體橫畫的構形；晚期的《中山王響鼎》、《中山王響壺》「爲」字與早期寫法相同，只是更加具備藝術性質，「象」旁雖然斷裂，卻無省略。

楚文字中的「爲」字應是將「象」旁割裂，保留「爪」旁與「象鼻」的部分。此種省略方式很難說是楚地特有，如《陳喜壺》、《中山王兆域圖》皆非楚地的器物，卻皆具備類似的構形，這大概是書手出於減少「爲」字的書寫難度，而採用的共同手段<sup>56</sup>。此種構形的「爲」字，進一步省略表示象鼻的部分，便會出現如〈祝辭〉「爲」字的構形。這種割裂象鼻的筆勢，其實也可見於楚文字，如：






字形			
出處	上博簡〈天子建洲〉乙簡3	上博簡〈天子建洲〉乙簡11	上博簡〈莊王既成〉簡8




〈天子建洲〉的「為」字，其象鼻之筆畫已寫得非常分開，上彎弧筆改成往下的撇筆，而另寫一圓弧代替。〈莊王既成〉的「為」字更是將弧筆改為橫筆。此種割裂象鼻的筆勢，再省略圓弧與表身體的橫畫，便與〈祝辭〉字相同。此種文字構形，最早僅見於〈祝辭〉本篇，是否有更早的來源，則需要更多出土文物的佐證，不過基於「爲」字由「→→的演變過程，〈祝辭〉的「爲」字可視為書手的進一步省略。「爲」字的省略構形，還可見於秦、漢文字，如：


字形				
出處	睡虎地簡 〈日書〉甲簡20背	嶽麓簡 〈占夢書〉簡14	嶽麓簡 〈占夢書〉簡15	嶽麓簡 〈占夢書〉簡18

<sup>56</sup> 清華簡〈治政之道〉簡13「惑」字形作，所从「爲」旁與上博簡〈莊王既成〉簡8相同。

字形				
出處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35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37	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32	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34
字形				
出處	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34	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38		

經統計，此種構形的「爲」字於嶽麓簡〈占夢書〉共有十四例，於銀雀山漢簡〈三十時〉共有三十二例，數量眾多。不過除上述三類文獻外，幾乎見不到類似的字形。秦、漢文字的「爲」字一般不作省略，而是寫作从「爪」从「象」，如（睡虎地簡〈日書〉乙簡174）、（放馬灘簡〈日書〉甲簡13）、（關沮簡143貳）、（馬王堆帛書〈刑德〉丙10）、（馬王堆帛書〈胎產書〉10）等，「爪」旁基本上多與「象」旁結合，可見省略象旁、象鼻，僅保留爪旁的寫法在當時是較為少見的構形（即便銀雀山漢簡〈三十時〉有三十二例此種構形的「爲」字，但也有十例正常構形的「爲」字，這很可能是書手不同所致）。上揭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兩例「爲」字，基本上與楚文字「爲」字相同，帶有表示象體的兩橫畫，與秦漢文字不同。

睡虎地簡、嶽麓簡、銀雀山漢簡所見簡省之「爲」字，其間關係應屬一脈相承，書手保留「爪」旁，並將象鼻的最末撇省去，即成睡虎地簡、銀雀山漢簡例字，只是後者寫得較為開闊，筆畫未見沾黏。而將睡虎地簡例字所从「爪」旁的中間筆畫拉長，穿過象鼻之部分便成嶽麓簡例字。此兩類「爲」字皆可由〈祝辭〉例字變化而來，如將〈祝辭〉「爲」字省略象鼻之撇筆，再將字形寫得稍微靠近，就成為睡虎地簡、銀雀山漢簡之例字；若「爪」旁與象鼻共筆，就成為嶽麓簡之例字。此種「爲」字不見於後世，大概是非主流寫法所致，傳抄古文字收有兩例「爲」字，分別作（《集篆古文韻海》）、（《古文四聲韻》），構形與〈祝辭〉「爲」字類似，皆从爪，省略象鼻，只是下半部从橫畫，當是此種簡省寫法之遺留。附帶一說，《說文》古文「爲」字作，于省吾

認為這類字形是由《鑄客鼎》演變而來<sup>57</sup>，可從。此種「爲」字从二爪，右半部的爪旁當由表示象鼻的筆畫類化而成，此種變化又如《師寰殷》的「孚」字作，其下所从「子」旁即斷裂類化為與「爪」旁相對的「又」旁。

就現有材料並無法肯定〈祝辭〉「爲」字是否影響了秦漢簡的「爲」字寫法，戰國文字中「爲」字的省略寫法較多，很有可能是書手追求簡省的心理，但此類簡省的寫法目前只見於所述幾種數術文獻，其間關係耐人尋味。

## 六 結論

所謂的「典型楚文字」是指那些能夠反映楚國文字特徵的楚系文字，學界多將戰國文字分為「五系」，但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各系之間的文字構形並非涇渭分明，而是互有影響<sup>58</sup>，更有學者認為應該將戰國文字視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sup>59</sup>。與習見的楚文字構形相比，上述〈祝辭〉的「彭」、「發」、「罌」、「爲」四字顯得較為不同，應屬「非典型楚文字」。

稱其為非典型文字，可以避免在分析文字構形時落入國別認定的窠臼，折衷於五系與一系之間。尤其透過與甲、金文、秦漢文字的比較，可以發現這幾個字的構形除了有較古老的根據，也可能與秦漢文字有關。前者如「彭」字所从「豆」旁訛寫為「田」之現象，又可見於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子產〉从「豆」諸字，而這幾篇文獻有學者認為與鄭國關係密切，來源恐非楚國底本。又如「發」字所从「址（𡳿）」旁與楚文字極不相同，反而與金文「發」字類似，具備較有古意的「攴」旁。〈芮良夫毖〉「𡳿」字从「攴」字「𡳿」聲，可能就是「發」字最早的形聲結構，或省意符而單讀寫為「𡳿」；或省聲符「𡳿」為「𡳿」、「址（𡳿）」，並改「攴」為「又」。



後者如「罌」字从「𠂔」，「罌」聲，構形與小篆相同，而與楚文字从「𠂔」的構形不同；秦文字「罌」字从「𠂔」从「干」，其「干」旁可能就是「罌」旁的省略。〈祝辭〉「罌」字的構形不僅與三晉文字有關，也與秦文字、

<sup>57</sup> 于省吾說參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3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頁400。

<sup>58</sup> 如裘錫圭認為：「《說文·敘》說戰國時代各國『文字異形』。從上面所說的情況來看，許慎的話是符合實際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戰國時代各個國家的文字沒有相互影響的一面，更不是說每一個字在各國的文字裡都不同形，而是說在戰國時代，字形因地而異的現象非常嚴重，遠遠超出了前後各個時代。」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7月），頁58-63。

<sup>59</sup> 參陳夢家：〈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考古》1966年第5期，頁287-297。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文字學四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頁84-86。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小篆的關係較為密切。又如「爲」字从「爪」，並省略象鼻之撇筆，十分簡略，類似字形僅見於睡虎地簡〈日書〉、嶽麓簡〈占夢書〉、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等數術文獻，當是「爲」字的非主流寫法。傳抄古文字還收有兩例「爲」字，

分別作（《集篆古文韻海》）、（《古文四聲韻》），構形也與〈祝辭〉「爲」字類似，只是下半部从橫畫，當是此種簡省寫法之遺留。

透過對字形構形的分析，可以推測〈祝辭〉的文字應該有受到他國文字的影響，並非單純的楚文字，可能受較早的文本影響所致。不過所論諸字在戰國文字中並不少見，各國文字構形也並無過多差異，難以就此論定〈祝辭〉必受某國影響或必為某國文本。對〈祝辭〉文本的性質辨析可能還得綜合書寫風格、用字習慣來判斷，只是〈祝辭〉的內容屬於實用性質較高的祝禱咒語，與清華簡的書類、史類文獻差異頗大，這方面的研究也不易進行，還得依靠陸續出版的清華簡內容才能釐清。

## 參考文獻

### 古典文獻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9月。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10月。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

### 今人著作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4月。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  
李守奎、肖攀著：《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0月。

-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9月。
- 孫 剛編纂：《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 容 庚編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
-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 張振謙編纂：《齊魯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3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
- 陳 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7月。
-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
- 劉 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
- 諸祖耿編撰：《戰國策集注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 期刊論文

- 李均明：〈清華簡首集簡冊文本解析〉，《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373-383。
-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 李守奎：〈釋包山楚簡中的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25-31。
- 高佑仁：〈「𠂔」字構形演變研究〉，《中正漢學研究》2013年第2期，頁19-54。
- 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成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頁56-60。



- 郭永秉：〈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兼從文字形體角度看戰國楚文字區域性特徵形成的複雜過程〉，《文史》2016年第3期，頁5-42。
- 陳夢家：〈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考古》1966年第5期，頁287-297。
- 馮勝君：〈論清華簡〈保訓〉篇書法風格與三體石經的關係〉，《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頁92-98。
- 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223-224。
- 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303-310。
- 劉剛：〈清華叁〈良臣〉為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中國文字學報》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7月，頁99-107。

### 專書論文

- 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文字學四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頁84-86。
- 李守奎：〈清華簡〈筮法〉文字與文本特點略說〉，李守奎：《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0月，頁335-345。
- 裘錫圭：〈釋「勿」「發」〉，《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140-154。
-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31-260。
- 羅運環：〈甲骨文金文「鄂」字考辨——湖北省簡稱鄂字溯源〉，《古文字研究》第2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頁92-99。

### 學位論文

- 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
- 張晶穎：《〈清華簡〉新見文字現象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5月。
-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12月。

## 網路論文

- 子 居：〈清華簡〈保訓〉解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42](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42)，發布日期：2009年7月8日。
- 子 居：〈清華簡〈繫年〉1-4章解析〉，孔子2000網，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182>，發布日期：2012年1月6日。
- 公子小白：〈發一份清晰的〈保訓〉圖片並談簡文與傳抄古文的關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PageIndex=1&ThreadID=1684>，發布日期：2009年7月7日。
- 王連成：〈清華簡〈保訓〉釋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amboosilk.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89>，發布日期：2010年4月26日。
- 王 寧：〈清華簡三〈祝辭〉「亢亢」、「堂堂」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92](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592)，發布日期：2015年9月16日。
- 王 寧：〈清華簡三〈祝辭〉中的「句茲」〉，國學復興網，網址：<http://www.gxfxwh.com/article-59-1.html>，發布日期：2014年1月20日。
-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6)，發布日期：2007年7月9日。
- 長沙傅：〈〈筮法〉文字識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7>，2014年1月9日。
- 雨無正：〈論〈保訓〉簡可能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8>，發布日期：2009年7月12日。
- 孫合肥：〈清華簡〈筮法〉札記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22](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22)，發布日期：2014年1月25日。
- 高一致、余朝婷：〈讀清華簡（叁）〈祝辭〉淺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1)，發布日期：2013年4月6日。

- 高佑仁：〈《上博九》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9)，發布日期：2013年1月8日。
- 程 浩：〈清華簡〈保訓〉源自三晉文獻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475](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475)，發布日期：2011年4月21日。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工作室：〈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書後（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9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95)，發布日期：2015年4月12日。
- 黃 杰：〈初讀清華簡（叁）〈良臣〉、〈祝辭〉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5)，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
- 趙平安：〈〈清華簡（陸）〉文字補釋（六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6/20160416052835466553594/20160416052835466553594\\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6/20160416052835466553594/20160416052835466553594_.html)，發布日期：2016年4月16日。
- 劉 雲：〈釋清華簡〈筮法〉中的「正」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220](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220)，發布日期：2014年1月21日。